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八十五至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孫祥鳳

格物通卷八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漕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

傷其費故遠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若甚多也

臣若水通曰此漢賈誼上文帝之疏也長安即關中也夫關中漢之所都也漢都關中則固資淮南以爲奉地矣然自淮至關中數千里甚遠地之輸將類皆費數十錢始能致一錢之賦其間或有越諸侯之境而調均發徵者是以所費者多而所致者少至無謂

也夫古天子諸侯地不過千里百里都其中土四面輸將其道里天子止五百里諸侯止五十里爾至秦併天下都關中去海有數千里之遠其輸將由邊海而至都又數十錢之費乃致一錢矣然則人君不可不以節財用為先務也臣故揭之以為後世規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臣若水通曰鄭當時穿渠之利有二焉一則可以通漕粟一則可以利漑田暫勞而永逸論者至今稱之蓋由當時講求水利毋邀近功無惜小費毅然任之而不疑然非武帝之明決未必不沮之於群議廢之於慮始也然則啓之者當時之功用之者武帝之明是宜並書之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夏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臣若水通曰軍國之儲屯種為上漕運次之飛輓為

下海運則不得已而用之也蓋費力漸多則漸為下策爾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遣王景發卒修汴渠隄十餘里隄旣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兖豫之民得以安居而運道通矣明帝之為國計也不亦善哉

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二月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兵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臣若水通曰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轉運甚艱故亮為木牛流馬之法今其制不可考而蜀道崎嶇飛輓咸集要非尋常智謀所可辦者非振古之竒才其孰能神其術如是哉

晉惠帝永寧元年四月成都王穎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旣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

臣若水通曰國之儲積為軍國計也穎表運河北邸

閣之粟十五萬以振陽翟饑民者何哉蓋軍國之所以存亡勝敗以其有民也故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而況軍國之需乎穎之計可謂有深長之慮矣後之人君為瓊林大盈之積或乃多聚內帑以為私財而不恤民饑者亦何心哉

晉惠帝永興元年正月羅尚遣别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

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時流民在荆州者十餘萬户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

臣若水通曰綱紀弘之幕官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氣相通貫則為康强否則病且死矣世之為人臣者多以分職自私不相應如痿痺之人血氣不貫其不悮人國家者鮮矣荆州巴涪相為唇齒巴涪軍乏固荆州之憂也劉弘不以分職自私慷慨許

尚以漕米三萬可謂公以存心忠於所事矣噫賢矣哉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若水通曰李唐創業之初漕運不若繼世之多而主國計者未嘗以財屈告何也用之有節也是故天之生財有限人之運力有窮不可不節也使用之無節焉則雖罄民之貲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

矣故運事無善節用其善為人君者可不究心哉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上將征高麗敕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以韋挺為饋運使又命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

臣若水通曰太宗親征遠夷預為足食之計命官造船置使督運可謂輕民命而暴民財矣夫以中國之命之財而事帝王所不治之遠夷譬猶竭心腹氣血而以益於指爪皮毛不可得也其不亡亦幸矣臣特

書以為人君遠運盧内事外者之戒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裴耀卿謀之曰臣聞貞觀永徽之際歲漕關中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東都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水旱無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留滯矣上深然其言

臣若水通曰耀卿此謀節級轉運不滯於遠船不疲於遠輦雖用民力而民不知其勞誠為轉運之良法也開元之盛君子彚進雖轉運之司而其建明有如此者其可嘉也夫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又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歳運

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

臣若水通曰耀卿轉運之計善矣省僦車錢三十萬而官不告乏凡三四遞運而民不告勞其獲效多而所費少自漢以來莫之過也開元天寶間海內富實而京師之府庫益充非斯人之功也哉

天寶元年正月陜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

臣若水通曰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以為輓路自以為計得矣至於棄石激水舟不得入乃

候水漲而以人輓之曠日久而用力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卒之賂宦官以蔽主其人烏足齒哉臣故書之以為後戒

天寶二年江淮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

臣若水通曰堅之計非欲便於國益於民將以飾觀視之美而逢君之欲也玄宗見其連檣數里珍貨滿

目則後然自足矣而復恤其民怨而國危乎天寶去開元無幾而轉運之弊如此乘輿播遷豈徒歸諸天哉噫可以為世鑒矣

唐肅宗乾元二年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段秀實獨運芻粟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臣若水通曰兵以食彊也食足則兵足而民信之斯無往不利矣食盡則兵憊士心必貳其果能信乎秀實獨運芻糧以給行營其知當務之急者歟

唐代宗廣德二年三月劉晏為轉運使以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

臣若水通曰劉晏轉運之法世稱理財之善也蓋由躬執籌算自昕逮晦雖休澣不費務其專精於此也久矣而又取濟於鹽利宜其事之易辦而成其功也

雖然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

義其事不終者也晏亦專利之臣爾未聞以仁義之利事其君者故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則晏亦非國家之大利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吳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

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作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若水通曰經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德宗以聚斂為良臣以掊克為長策而不節無度旣已久失人心而肇禍亂矣播遷之餘乃至倉廩匱竭上下乏食是不守其富矣韓滉運米至陝而帝有得生之喜軍有萬歲之呼然則非良運則究怨生變即有不得生之禍矣轉運之利於國家豈小也哉昔

者公劉好貨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帝之好與公劉同而其效相反者蓋天理人欲之不同情爾人君可不以德宗為戒而以公劉為法哉

陸贄奏議贄告德宗曰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楊榷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

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粮糧百官禄廩邦畿之税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之時但令畿内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倶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

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畜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弛然後可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説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

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絶都市之内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甿庶匱乏流痛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

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陜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葢因往年蟲旱闗輔荐饑當崔浩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之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其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恊宜不必每歲加

般以增不給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絶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船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登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大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

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七十以下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災凶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貽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

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

臣若水通曰陸贄論轉運一事變通盡利至為詳悉視此處歲穀之豐歉餘乏以為彼處轉運之盈縮多寡達時宜而不溺於見聞防遠患而不狃於近利贄可謂通達國體者矣後之人君講運事者宜采擇焉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

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大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若水通曰汴梁四衝八達之地也宋建鼎於此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蓋因其勢而為之也若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則異於是矣是故法無古今便民者為良法也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

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顔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臣若水通曰虞集云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顔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

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迅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於細民無不仰給於此臣愚亦以為此一代之良法也夫所謂法之良者豈直以為足國之用而已乎蓋其法有三利焉夫漕河係於地者也舟輓係於人者也海運係於天者也係於地者地或得以阻之係於人者人亦得以玩之係於天者惟能順天之時地阻人力不得而與焉是故有順天之利一也無漕河之阻二也免輓

舟之勞三也此所以為良法也雖然今之漕河疏濬地利已非元之比矣督運嚴密人事已非元之比矣此其萬世之經也若夫海運之法費力甚少而致粟甚多其說亦不可廢必不得已而用之其亦權一時之變乎

程顥曰饋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

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較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用者知此爾

臣若水通曰程顥謂一夫可饋一兵七日而計三夫助一兵蓋有見乎運餉之難至精密矣是故古者慎於用兵非獨不忍驅無罪之民而置之鋒鏑之下也

亦以餽運之難耳蓋用兵所以利民也至於疲其力傷其財則是以其所利之者反害之矣故古之用兵須精而少靜而制動蓋為省餽餉之費爾

張栻云北邊方用兵總財賦者議調西州民轉餉張栻謂有三不可西州賦重於三路不待調夫民力已疲矣自蜀至利役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負糧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為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且倍矣獨柰何且劒利調夫一人之費為錢八萬西州道遠費必倍

以一夫十六萬錢計之直米五十石致六斗之粟利害又相絶矣卒寢其議

臣若水通曰轉餉之役病民以二千里之遠而轉餉又病民之至者也張栻三不可之説深見其病可謂能知時務者矣若以為不達時務而泥於守常者豈知栻者哉後之為國計者當知栻之深稽其弊然後可以謂之永圖也

列傳記楊時陳時政之弊有曰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

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

臣若水通曰轉輸之事用民力則病民者也地愈遠則為病愈甚宋運江淮以南之米去燕雲甚遠矣時言退守以省民勞募邊民以為弓弩手可謂知兵食之至計者矣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其畧曰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

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寛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者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斂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

臣若水通曰運餉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

是時雖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漕米至真揚楚泗未嘗入廒徒為取支文具而已夫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也久矣自直達行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咸失之矣今復轉般之名而無轉般之實豈非徒然哉此楊時之論所以有慼於時弊而為後世變法者之戒矣

國朝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上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

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於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臨事雖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臣若水通曰食者軍民之大命而漕運又朝廷之大命也聖祖命李新往督開臙脂河且諭之以轉輸之浩繁與夫輸輓覆溺之勞苦遂欲河流大通往來獲便所以利國計而寛民力者至矣然是特運於南都

者爾今日都北自揚淮至於會通而達京師其道路之遙洪閘之險浩繁勞苦又不可勝言者矣聖明宜體皇祖之心以備國而恤民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可也不然何以者我有用之民而養彼無用之人為彼無益之事哉誠使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乎伏惟聖明留意焉洪武三十年海內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

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臣若水通曰此國朝罷海運之始也夫轉運糧米取以資京師而已今之漕運盡善而盡美也至於海運一切罷之臣竊以為非所以備意外之虞而示人以不可窮之計也故漕運以為萬世之經海運所以備一時之變二者並存斯得之矣然欲舉海運必屬之近海之藩司庶乎知海港之勢而為操舟趨避之方

則萬全無失可使一費而収百利矣

國朝諸司職掌凡有軍馬去處所需錢糧等項本部必先查考某處蓄積有餘某處歲用不給量其水陸路程地里遠近難易計其人夫多寡明白具奏差官於糧多去處撥運欵糧衛分支用

臣若水通曰轉運之法國家大計其在歷代行之其法不同然大要不過隨其地之豐歉量其里之遠近難易而權宜之而已矣此不易之法也我朝著為法

令提其大綱挈其要領可謂至約而博矣

永樂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太宗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絶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

不德

臣若水通曰古之王者不以邊遠竆人之力故禹貢之制止於甸服千里之内猶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因其地之遠近為之輕重而於侯綏要荒之外則無賦也鼂錯曰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蓋以為民也觀我太宗之言誠有以合古帝王之意繼世而有天下盍以太宗為法乎

格物通卷八十五

格物通卷八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勸課

易繫辭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臣若水通曰此是聖人制耒耜之器有益卦之象也作者肇於神農而創制之也斵謂削而鋭之起土者耜也揉謂柔而曲之運耜者耒也益之上巽二陽象

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耒耜興而天下皆知耕矣民無遺力而遊食禁矣地無遺利而閒曠治矣取諸易卦之益者葢天下之益莫大於農五穀熟而民人育衣食足而禮義生皆農之功也周之有天下皆起於后稷之農畝故國家以農為本為人君者可不知所先務乎

書虞書大禹謨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臣若水通曰大禹陳養民之政此則勸懲以保其治也戒諭也休美也董督責也大禹言今六府三事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矣然人情恒勤於始怠於終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不廢乎故勤於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戒之董之雖以激勵其憂勤之心而不能使之優游厭飫自趨事赴工而不已也故復即其前日歌咏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歡欣鼓舞趨

事赴工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夫農桑者小民衣食之源人君足國之要此大禹所以拳拳於課功之政也為治者宜以為先務焉漢世去古未遠故文景之君頻下勸農詔且設力田之科雖未講於大禹戒董勸歌之政然亦庶幾先王之遺意矣仰惟聖明勵精圖治欲復三代之隆幸於兹而留意焉

詩鄘風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

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臣若水通曰此衛人美文公之詩而述其勸課之事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善雨既落之時東作方興則命駕車之人戴星早駕其車而舍止于桑田之間以勸勞農作之人秉持其心實而且深而騋馬之牝有三千之富矣夫富國之道在豐民財在勤勸課故巡行阡陌勸課農桑亦王政之一事也

文公以勸農桑而致富庶有騋牝之盛成興復之功而稱衛之賢君宜哉嗚呼文公秉心塞淵勤於政事特有所感激懲創於破滅之餘猶能有為如此況人主實有勤政之心而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其致富庶興大業於天下又當何如哉

小雅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而此則言其省耘勸農之事也曾重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饁餉也攘取也旨美也易治也長竟也有多也敏疾也夫國本於食食本於農然人情好逸使上之人不知所以勸課而鼓舞之則亦無以使之盡力於耕耘也故曾孫當黍稷薿薿之餘以省耘而來止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餉耘者於南畝之中其時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其上下相親如此

又見其禾之易治實頴實栗竟畝如一是知其他皆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其惰而農夫益以樂於趨事赴工而爲之益疾矣又何食有不足者哉噫下之興起由於上之感動如此則夫勸課之典上之人信有不可不舉者矣

禮記月令曰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臣若水通曰此孟夏之令也野虞虞人之掌田野者

高平曰原郊外謂之鄙休于都則遊手不務田矣言孟夏之月則命野虞代天子勞農夫耕作之勞以勸之不可失此耕耘之時又命司徒之官循行縣之都鄙使民勉於耕作禁之不得游手好閒以休逸於都邑也夫古之王者所以重民食也故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夫食者民之命農者食之本故天子及農祥之月恐民之怠且荒也則野虞有命司徒有戒所以勸課而督責之者盡矣雖然天子所以立民之食者

是其所以自立也後世以田舍翁嗤其昔之人者宜其不足以享國哉

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元日祈穀者郊祭天配以后稷因祈穀也元辰者郊後吉日也參者參乘之

人也介者衣甲也參保謂勇士為車右而衣甲者也
御也者御車之人也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
而為參也帝藉藉田千畝也勞酒者勞其耕之勤勞
也夫躬耕帝藉者何也民之所生者命也命之所依
者食也食之所依者土穀也故天子耕藉上以祭神
明下以重民命也是故天下無不耕之人所以示勸
課之典也
月令曰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

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毋觀不得為容觀之飾也省婦使減省其箴線之事也登成也分繭分布衆婦之繅者也效功校其功之上下也后妃躬桑勸蠶者何也所以重本也故天下無不蠶之婦也所以示勸課之典也以供祭服何也所以致誠敬也

月令曰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或失時行罪無疑

臣若水通曰此仲秋之令也趣收斂者先有收斂之政此又促之也務蓄菜者以助穀之不足也多積聚者凡可以備歲者皆聚之也勸種麥者所以續舊穀及新穀之際者尤利於民也罪無疑所以重惰民之罰以重麥也廣養民之利也

月令曰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臣若水通曰此季冬之令也五種者五穀之種也耦二人相偶也田器鎡基之類也夫季冬而備農事者何也秉陽動也陽事之始也將以為來春播種之計也

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稅賦

臣若水通曰不毛者謂不種桑麻者也布帛也三夫為屋民無職事者謂遊惰也宅不種桑麻者則有罰

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所以勸織也田不耕者則有罰使出三家之粟所以勸耕也以至遊惰之民則皆兼不毛無職事二者之惰矣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又所以勸勤業者也夫王者之民宜其鼓舞而不倦而顧有不盡然者此所以塵先王之慮而昭示其罰也尤必取之以時焉者恐其有以病民惟如是庶幾下無所困而上無所匱其視後世頭會箕斂并取一時以厲民者大不侔矣

國語周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臣若水通曰優饒也裕緩也先王之政務農為重而講武為輕故四時農居四之三武居四之一則其勸農之義可見矣是故足食足兵而民信兵農合一故征守有備是故神民協和而外侮不至也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

從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臣若水通曰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也辟罪也古之人君勞民勸相與時偕行故賦事於社獻功於烝皆各以其時也否則縱淫心舍力本何以阜成財用以享安富尊榮之福也為人君者不可不修先王勸農之法焉

漢宣帝地節四年以龔遂為水衡都尉初遂為渤海太守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徵為都尉

臣若水通曰生財有大道務本以開其源儉用以節其流而已渤海富實有由然哉

建武十五年十一月拜張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

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臣若水通曰農耕者民食之本張堪守漁陽勸民耕

稼百姓殷富至有德政之歌此教民務本之明效也

有民社者可不法乎

章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

驗有司明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臣若水通曰章帝建初之詔其要有三曰勸農桑曰

明選舉曰理究獄然三者必以農桑為首令則其重農務本之意可見矣後之君天下者宜視以為法焉

漢章帝時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利詔以其所立條式頒下州郡

臣若水通曰王道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仁政後世農桑法廢民既失養而征斂無經貪暴之吏因緣

為奸邪本曰慼有自來矣秦彭為郡乃能開稻田以養貧民立法制以繩姦吏不私於一郡而又推之以與天下同其利焉蓋庶幾仁政保民之公矣獨非百世循吏之法歟

北魏孝文帝時元淑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有年三十不識耒耜者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杼軸代舂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臣若水通曰先王制四民之序農次於士而先於商賈所以重農也夫國之貧富興衰視其本末分數而已務本者多雖欲無富不可得也逐末者多雖欲無貧不可得也民富而知禮義雖欲無治不可得也民貧而喪廉恥雖欲無亂不可得也是以先王之世必重農事孟子嘗曰民事不可緩也是故農事舉而百姓可以足食矣元溆化商賈之民而歸之農亟變逐末之俗而使之務本蓋其下車之始勸課教藝一二

年間遂有田疇始理之謠誠可以為守令之法矣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魏太子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畆而芸七畆大畧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臣若水通曰勸課農桑為政之務也晃立勸課之法令貧者以芸工易牛力標姓名以稽勤惰禁遊飲以專農功三事舉而農政修矣墾田大增宜哉

齊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春夏大旱魏代地尤甚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竟相矜夸遂成侈俗臣請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臣若水通曰風俗夸侈由於不務本農也韓麒麟請禁珍異定禮式革侈俗斥遊食所以務農桑以崇積

蓄以追復古先哲王之治可謂知務矣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十四年上躬耕藉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先之勞之故人君之欲教民必躬先其勞而後可使從也明皇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使不躬耕藉田以為之先雖有勸課農

桑之令而民未必從也其何以能臻富安之效也哉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廵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臣若水通曰度民田周世宗行之宋太祖亦行之矣

然而收效有不同者文具之與實政異也宋太祖之實政有三曰精擇人曰課種植曰時廵視三者舉則虛僞者自無所容於其間矣此勸課之要務為人君之所當法焉

國朝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太祖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二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畆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

群臣享胙於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

臣若水通曰周之興也自后稷以農為務而子孫世其業焉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我太祖奮起農畝以一華夏之統屢舉藉田之禮所以勸農務本即后稷之藝農業文王之即田功者矣聖子神孫克遵遺烈則所以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不在兹乎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臣曰人之

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臣若水通曰明主之於民也兼所愛則兼所養凡可以加意於窮民者無所不至矣我皇祖愛養萬民之

心其文王惠鮮懷保之心乎既勸民盡力於農畝以
為衣食之本而又憂其凶荒患難之不虞圖為預防
之計諭民種植桑棗以為衣食之助勸督之周如此
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矣聖子神孫可
不體皇祖之心而思所以裕民於樂利之休也哉
國朝教民榜農民有等懶惰不肯勤務農業以致衣食
不給已嘗差人督併耕種今出號令止是各里老人勸
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衆人聞鼓

下田老人點閘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為非各治其罪

教民榜令天下太平百姓除糧差之外别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種桑麻棗柿綿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供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儉年可當糧食里老常督責違者治罪

臣若水通曰書言養民之政勸之用休董之用威易

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古者春省耕秋省斂皆所以勸課乎民為衣食計也蓋人情莫不欲逸率而使之君之道也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闕二字）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闕二字）栻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闕二字）覩（闕二字）榜此二節所諭樹藝之道勸課之政（闕二字）非易之說以使民書之董勸無逸詩（闕二字）月之教乎仰惟（闕三字）而修之俾勿壞焉則天下萬民之幸

格物通卷八十六

格物通卷八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禁奪時

詩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臣若水通曰此詩皇父役民不以其時而致民怨之之詞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汙停水處也萊草穢也戕害也夫三時務農一

時服役固使民之常也然有仁心者尤必憫其勤勞不忍煩其役以疲民之力也今皇父不然故民之怨而作詩言此皇父之役我民不自以其役使之非時而胡為動我以徙而不就我之謀以恤其私使我至於徹其牆屋而家居為之廢毁荒其農畝而汙者以汙高者以萊亦已忍矣然且曰非我戕害於汝民也下供上役乃其禮則然爾是誠何心哉蓋由其心之不仁故痛癢不知休戚不關以致此也然則人君於

使民之際誠存不忍之心則必知農事之重而不奪其時矣不奪其時則財阜民安而國家無事矣否則一念不仁則土木煩興戰伐遊田不息而勞民傷財以歛怨於天下亦何所不至哉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郎

臣若水通曰隱公魯君名息姑中丘河内之邑郎魯邑也謂之城者完舊也此魯隱將為宋而伐邾是以有中丘之城尋復為鄭伐宋於是有郎邑之築也然

則何以書譏不時也夫人君之道在愛其民故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其如君國子民之道何哉

禮記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臣若水通曰此古者役民之制也人君之所以尊爲其有民也欲得其民心當節其力也役之以道斯民不怨勞而事集矣然恐役之者且不恤其民力之弗

堪也故又制為三日以限之三日之限又隨其年之豐耗以為等若中年無年則惟一日二日而已爾古人之於民節其力而不盡也如此秦不師古為長城阿房之役而不恤民之怨以至於亡天下然則人君之虐役其民力者非徒以病民且反以自斃也可不戒哉

月令曰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臣若水通曰此仲春之令也少舍者播種稍畢可暫息也闔者木門扇者竹門也寢廟者前曰廟後曰寢也大事大興作之事也仲春耕少舍者以養民力也修門者以待風雨也修寢廟以時祭也禁大事以重農也

月令曰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臣若水通曰此季夏之令也土功板築之事舉大事

者即興土功也合諸侯謂起兵也搖養氣散長養之
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役期先發民待之也神農主
農事之神也夫季夏耕耘之時故戒工役戒興兵恐
上散養氣下妨農工也
論語子曰使民以時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言治國之要也時農隙之候春
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必於此時之隙乃役之
也臣謂此章孔子於上文旣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此又言人君若興土工動大衆而不以其時則妨農害稼民食不足是無愛民之實民貧怨生雖有城郭之固無與守宮室之成無與居臺池之美不得以享其樂矣不可輕用民力也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告梁惠王以王道之始事也違失也時者耕作之時也不可勝食言多也蓋謂凡興土功動大衆不失其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則民得盡

力於農畝而所入無窮用之不盡矣夫軍國需於五穀五穀成於農時時也者其君民貧富之所關也奪其時是自奪其食矣人君而自奪其食則將何以守國乎是故民事不可緩也而況可以少違之乎蓋食者民之天也民者君之天也民非食罔生君非民罔守然則為人君者可不先於勸農以行養民之政哉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

而畢

臣若水通曰龍見畢務者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也戒事者戒民以正土功之事也火見致用者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也水昏正而栽者謂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時樹板榦而興作也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也書曰食哉惟時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天時也者民之所由以資食者也為人君而違農時則將

何以養民而裕其國乎春秋書莊公以冬城諸及防之役以時也時而書之又以見不違民時者寡而民力所當重也聖人之意微矣

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

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臣若水通曰妨農收者謂奪收斂之時也親執朴者親朴杖以董役也然平公之築臺速之者皇國父緩之者子罕也謳者之言似矣子罕始欲緩役終則督役者何邪此蓋子罕分謗弭禍之深意也然而重農務本之意則可法矣

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臣若水通曰石言者晉魏邑之榆地有石作人言也然春秋不書豈亦傳者之訛乎然師曠以為春築虒祁之應者亦因事獻忠之義爾噫可以為崇工作彫民力興怨讟召災異者之戒矣

昭公八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

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若水通曰昭公築郎囿何以書時也冬者農事之暇也故工築其時也然築囿遊觀之玩無益之役也雖得時矣亦非聖人之所取也特取其不以遊觀無益之務而妨農作之時爾季平子乃欲速成之叔孫昭子是以有速成勦民之言可無囿不可無民之戒可謂知重民事矣後之人君鑒昭公之過取昭子之

言念小民之依憫農事之重愛養民力奉若天道實
生民之福社稷之福也

國語周語單子曰不奪農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
無罷

臣若水通曰農時農作之時也蔑棄也民功農功也
優有餘也匱乏之也罷勞倦也夫財出於民而農務為
本故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工其始先
王之教藝所以重農務也然則逐末之流爭刀錐競

淫巧不亦徒棄農民之功罷百姓之力而匱天下之財乎故市廛之法抑其末而使務本也

齊語管子曰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

臣若水通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八夫為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民時農務之時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不過曰時而已故井地雖均違奪其時則慢天虐民民

貧而憾怨不可以一朝居矣管子言陸阜陵墐田疇之均而必繼之以不奪民時其知養民富國之道者歟

楚語伍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交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髙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本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臣若水通曰積土曰臺無室曰榭講習也軍實戎事也凶氣為氛吉氣為祥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磽确也隙農務空閒時也夫先王施令德於遐邇而小大安之未聞侈臺榭以為務也是故僅足以備講武之用而不傷乎稼地官業財用農務之本焉為人君者其可不以為法哉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二月荆州刺史義季嘗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

陽和布暖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内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臣若水通曰田間老父因被斥而出正言戒義季遊畋以妨農時亦其偉矣及賜之食又推以廣惠於境内之民若老父者其有道而隱者與義季不能載之而歸以薦諸朝使其抱負不得盡施以飽天下之民

馬惜哉

唐太宗貞觀五年春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

臣若水通曰書云欽若昊天敬授民時然則重農時以奉若天道其為陰陽之時休祥孰大焉況冠期可改而農時不可改也無害乎冠禮而信陰陽之說以

違農事之時璠可謂惑矣太宗不以私愛而廢民務非明哲之主其能之乎後世務農之君宜取法焉

貞觀十四年八月上將幸同州校獵劉仁軌上言今秋大稔民收穫者十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夫三農舉家勤勞於春夏正以有秋之望也幸而大稔而君

乃以校獵違其收穫之期則天固生之君固殺之也家食且無備而國稅將何徵乎劉仁軌上言而太宗竟寢其事其亦有惠於民矣

唐高宗顯慶元年夏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庫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

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則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臣若水通曰齊國老人所謂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是故勸課農桑則足以衣食四方矣因民之利而利之惠而不費何憚而不為乎唐高宗因來濟所陳而能從其言以罷山東之役其知重農者矣臣謹録之為人君之取法焉

高宗儀鳳二年四月詔遣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御史劉思立上疏曰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勅使撫巡人皆悚忭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望且待秋務閑出使疏奏謐等遂不行

臣若水通曰奪時之事非特行兵工役而已一巡一遊靡不關係焉麥秀蠶老而有巡行存問之舉則其所傷豈小哉夫以農事方殷一年衣食之計一家長幼之望正切於此於此時而遣使以存問則柳宗元

所謂鷄犬為之不寧名雖為惠實則為暴將以利之適以害之所得不能償其所失矣思立疏以止之其知以民事為重者乎

中宗嗣聖十三年十月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

臣若水通曰修守備雖以禦寇妨耕農是又無異乎

冠之先至者也仁傑蒞魏之初能改前政驅民歸農

藹然仁心之發矣且曰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凛然義

氣之激矣是宜百姓之大悦也哉

玄宗開元元年修大明宫未畢夏五月勅以農務方勤

罷之以待閑月

臣若水通曰五月乃農夫耘苗之時也一日作之百

日食之一夫力之八口仰之可不重歟至於閑月乃

農功告畢歳晚務閒可以興作之時也玄宗罷大明

宮之修以待閒月可謂重農時矣他日海内富實謂不本於此乎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六月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户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臣若水通曰庶民之心惟其利而趨避之爾利在農

則趨農否則有思他適爾今使種木未及十年墾田未及三頃業未成而遽有征徭之責是害生於農也亦何怪其民之他適哉後晉高祖從張鑄之請墾田三年外乃聽役其亦知重農之意歟

賈誼新書曰天有常災必與奪民時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使民以時蓋使以時則力本者得以自盡故財以時阜民以財富而休徵至矣故天之災人能備之其不能備之者人之災也夫災莫大

於奪農時矣故雖有九年之水而民不告病雖有七年之旱而民不致饑者人能備之也

劉向說苑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奪其時是重竭也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歷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

得也簡子釋然乃釋臺罷役

臣若水通曰養民之道地以生之人以作之天以時之不違農功則三才合德而民得其養矣夫先王之政不奪民時故周禮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政蓋恐民勞逸之不均也先王有絜矩之心故能用民力而民不知倦晉平公罷臺役不忍民重竭趙簡子釋臺罷役使民趨種雖未必合先王

均力之政亦庶幾不奪民時矣君人者苟有愛民之心必知民事之艱難知民事之艱難必能愛養夫民力愛養民力而民生不殖者未之有也

國朝洪武十八年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爾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

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民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蓋仁政由心生者也我皇祖因馮勝督建周王府欲九月興役妨民種麥之時而諭使放還以俟農隙且拳拳於奪時續食之憂諄諄乎分封福民之義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得非由於一念仁民愛物

之心所發乎臣謹録之以為聖子神孫萬代勤恤小
民之法焉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皇帝諭户部尚書夏原吉
等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
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
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臣若水通曰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心而農時又衣
食之本也古者役民於農隙之時蓋有其道矣夫奪

其時者奪其食也奪其食傷其心也傷其心而民弗叛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仁宗皇帝當嗣位之初鑒前代之失以是諭夏原吉等此蓋仁民之心本於天性者也真能慎農時重民食而保國家於無疆者矣伏惟聖明以仁祖之心爲心則天下不勝幸甚

格物通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八十八至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蔣鳳甡

謄録監生臣李學瞻

格物通卷八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省國費一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易損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臣若水通曰此文王損卦之彖辭示人於損下益上之時當儉其用也二簋者禮之至薄也享者祭享也言當損之時旣損下以益上矣夫旣損下而益己則己亦當自損其用然當何所損哉雖二簋之至薄亦

可以用於祭享也夫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多儀備物以表其誠者也雖多儀而誠不足則神不享矣雖損其物而誠敬益至也則神必享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於祭祀能損其用如此則其他賔客軍國之用可知矣故於宫室而知損則無峻宇雕牆於飲食而知損則無酒池肉林於征伐而知損則無窮兵黷武凡當損之事皆能損之以節用矣

節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傳節之彖而極言節之之道也天地一氣之運而節也者陰陽之相推也寒極則節之以暑為春為夏暑極則節之以寒為秋為冬分至啓閉不爽其候而春夏秋冬之四時成矣體天地之節者聖人也人有無窮之欲聖人有一定之節名物器用各循其制度之則故財以給用者有常經而民之輸財有常賦不至於掊克民之膏脂而虐害其下矣是故節之道大矣天地之成歲功聖人之成治功夫

豈能外於節也哉

詩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臣若水通曰此平王遣畿内之民以戍申國而戍者怨思之辭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者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懷思也詩言彼水之悠揚而室家則不與我而俱往戍於申乎遂懷思不已而嘆其何月而

得歸也蓋畿内之民不可戍也平王遣之而遠為申侯以戍守徒知有母而不知有其父知有申侯立已之恩而不知斯民為邦國之本師行而糧食役冗而民勞傷財害民莫甚於此則民心安得而不怨哉後之人君宜以此詩為鑒戒以省役節財為得民保國之計焉可也

大雅桑柔維彼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順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臣若水通曰此芮伯刺厲王之詩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也猶謀也相輔也狂惑也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茍非其人而徒備其員則冗矣官冗則食冗以有限之民財而供無益之冗費非生財之道也故詩言維此順理之君秉持其公心以宣徧其謀猶以謹慎考察其輔相之臣其能與否也必衆以為賢者而後用之而所謂冗濫者在所必汰矣彼不惠順義理之君秉心不公為謀不審自是其私見而以為善自

有其肺腸而不通衆志於沙汰之法或疎如此事本一人之職或倍之數員此官本不可充位猶姑留在職徒以虛縻廩祿而無益於事所以使民眩惑卒至於狂亂也所謂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得罪於民者不少矣故欲節冗費者在省冗官爾

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臣若水通曰此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親命太

師以三公治其軍事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太祖始祖也曰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歆動之也太師皇父之兼官而皇父其字也整治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戎兵器也夫國家之事莫重於軍而其貴亦莫甚於軍宣王之伐淮夷也赫赫其威明明其整蓋王命卿士有南仲太祖者承世功之藉有太師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選其精鋭汰其冗濫簡其什伍修其器械以除淮夷之亂以惠南國之人焉若

宣王可謂深得治兵之法者也此其所以兵不冗食不濫而動有功大振中興之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

臣若水通曰此魯莊畏齊之來侵故浚洙水以備之也洙水名在魯北通齊之路也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臣

謂妄興民役則濫費國用匪但揺邦本又將傷其心蠹其根株而邦國隨以滅亡也可不戒哉

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臣若水通曰此山戎伐燕齊桓公救之遂往伐焉然則曷為而書譏妄用兵也曷為知其譏也夫山戎燕之外戎也以齊至燕之邊千里之外矣王者不治四裔不窮兵於遠今齊為山戎不職貢於燕之故上無天子之命下無與國之會而率意妄興師於千里之

遠以伐帝王不治之夷勞中國而事四夷舍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勞人費食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之人君宜以齊侯為戒也

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云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縁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

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
乎臣謂莊公末年無敵國外患之警肆其崇侈縱欲
之心一歲三時築臺于郎于薛于秦者凡三焉其勞
民也費時也傷財也亦三失焉春秋書之其譏之不
一而足矣夫長府之為重本也閔子猶止之曰何必
改作蓋恐其勞民傷財也莊公為民父母不能休養
而生息之固已非矣又重以一歲築臺之三役其何
以為民父母哉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臣若水通曰何以書譏益兵也魯成憂齊難方殷慮武事之未備於是作丘甲以備乎齊焉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一成之賦也今焉增一甲於一丘之内取百人於一甸之中兵愈冗而食愈費矣故書作以譏之也

禮記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歳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臣若水通曰古者國用之制於冢宰而用未嘗不足何也隨其凶豐量入以為出今之賦幾倍於古矣而大司農動必告乏何也出入無經故也夫人之常情其貲少饒其欲寖廣一旦而荒歉以民力有限之積為情欲無窮之求其何以能支之哉是以民窮而斂急斂急而用益困即有緩急則束手無措必至於債

事矣司國計者尚其念之哉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臣若水通曰蓄積也國非其國者言財不足以守之也一年三年之食謂其餘積如此也通三十年之耕則有九年之蓄矣故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以其有備

也如是則國用長足民生可遂而人君之食乃可下咽天子食日舉以樂者萬物得其所然後和故樂曰作焉

月令曰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臣若水通曰此季秋之令也收謂奪之也禄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濫錫之者供養不宜謂僭侈踰制者夫國用之不足冗食蠹之也人君欲足國用而不去其所以蠹財者而惟財之務是猶以水注漏巵而欲其

滿也其可乎故祿秩有定序而於不當者則收之不應得而濫錫之者無有矣供給各有常分而於不宜者則收之而僭侈踰制者無有矣二者旣收則國用無冗濫費有常經而財恒足矣我國家今日因秩頒祿固無有不當不宜者矣抑猶或有之則爲國用無窮之計誠有仰於聖明之留心遠慮焉

月令曰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稱舉也謂我興兵也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若兵自我起是無事而興兵則變天之生道斷地之生理亂人之生事故變天則傷生絶地則傷財亂人則傷力矣其可以不戒乎

王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臣若水通曰無故者無祭祀賔客享食之事也無故不殺先王節用之禮也

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
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臣若水通曰年不順成者陰陽不和故五穀不生也
衣布著布衣也士以竹為笏以象飾本搢本者君插
士之笏也關梁者關市魚梁年凶免其租稅也山澤
之利皆不使之賦凡板築之工皆不舉大夫禁不造
車馬皆自貶以省用也夫君相所以燮理陰陽者也
陰陽不和百穀不蓄君相之責也故節縮財用使不

至於困乏先王之制國用隨其年之豐凶而節之也

雜記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於財也視年之凶豐以上下其用仁之至也休戚之極相與流通猶之痒痾疾痛然觸則覺之無所不至國有凶荒則殺其禮所乘者駑駘之馬所祭祀者下品之牲所以順變也其心有不容已焉者以其性之一也性一則情通惟先王為能通天下之情則所存者可識矣若夫民就窮而斂愈

急豈所謂仁者損上益下之心哉

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太宰之職也式者用財之節度也均平也喪荒者有喪又年凶也羞者飲食之物也工者作器物也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也芻秣者養

牛馬木穀也匪頒者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者燕好所賜予也然皆有節度焉不得以或過也是故用有常經而取有定制上下皆省矣後世此禮既廢而軍國之用無節至於工事賜予燕好任其君喜好之情而不以禮則安能節財之流而使財恒足也哉

冬官稟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冬官廩人之職也六斗四升曰鬴謂之四鬴三鬴二鬴者一月所食之米也而其食不能人二鬴者蓋以年之不足也是故為人上者不忍坐視斯民之困而畧不加之意於是有救荒之術移民以就都鄙之有粟者又進而告於王凡國之常費一切省用焉所以上回天變下救民窮雖有饑荒而亦不至於困也後世如梁惠王移民就食而使狗彘食人之食是不免於率獸食人豈先王殺邦用之

仁哉

左傳僖公十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冦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臣若水通曰梁亡者梁國之滅也不書其主者不書取梁者之國名也土功謂營繕城築之事溝公宮謂鑿池而塹其宮也子夏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梁伯信未孚於民役民以土功難矣況又

懼之以冠將襲是又教之以不信矣民以為厲不亡奚待然則秦非亡梁也梁自亡爾

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臣若水通曰數之者數曹之罪僖負羈曹之賢者也軒大夫車也晉數曹不用僖負羈之賢無德而居大夫之位者三百人也夫朝無倖位則食者寡固大學生財之道也曹蕞爾小國其賦入無幾也一僖負羈

而不能用乃至乘軒者三百人焉甚矣制禄之無經也國欲不貧得乎晉文公入而數其罪也宜矣

國語晉語史蘇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竭勞以致死

臣若水通曰昔者謂古明王也為百姓為百姓除害也欣欣戴也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先王利用征伐除殘去暴凡以為民也故勞而能忘死不怨殺獻公之伐驪戎是亦不可以已乎又使太子將下軍其

賊親罷民莫甚焉為國者宜以為戒

士薳曰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

臣若水通曰左右左右部也不知者敵不能窺其有闕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釁隙也軍法進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凶恐懼也退卻也夫軍有左右左右各

專則有闕從而補之是以變合無迹敵莫能窺兵之神妙也苟以下軍貳上軍則有掣肘有闕而莫知從補則釁彰而敵入豈善治軍者乎

晉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臣若水通曰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除其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之救乏之絕也振拯也拯淹滯之士也匡正也正窮困

之人也輕關輕其關稅也易道除盜賊也寛農寛其政不奪其時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而省費之道無弗具焉且國何以用曰財財何以充曰儉苟費出無經則公私並耗國求其植得乎故善理財者去不急之官省無益之費而宂兵宂役一切檢制然後用舒而財足也君天下者可不以是為首務乎

魯語仲尼曰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

臣若水通曰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征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而不賦夫力役之征聖王所不免而又議其人與力焉征之者義也議之者仁也仁義並行帝王之術也故閭左亡秦景陽亡隋征力於民者可不法仲尼之訓乎

格物通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八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省國費二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漢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廵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

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臣若水通曰議秦者謂其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砂漢武帝以弘羊言利而寵之以賜爵用其計盡籠天下之利與民爭利盡錙銖矣及其巡狩所過賞賜幣帛金錢以巨萬計非所謂如泥砂乎然而取之盡則足以斂怨用之費人亦不以為恩向無輪臺之悔漢其為秦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其漢武與弘

羊之謂乎

新莽三年王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臣若水通曰嚴尤三策呂祖謙謂其所言誠是也其

所與言之人則非也信矣臣愚獨取其所謂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及比年饑饉大用民力之語蓋匈奴可不必征征必師行糧食費多食於饑饉之年與勞民力於萬里之外無一可者也後世好大喜功之君其亦可以為戒哉

漢光武建武二年冬十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之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併之於是併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臣若水通曰建武二年之詔罷兵而以飽待饑六年之詔省官而以寡御衆斯二計者皆不易之良圖也其成中興之業光復舊物不亦宜乎夫外無冗兵朝無冗員則所謂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世

祖罷兵省官之詔真可以為人主足國之法矣
建武十三年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從簡寡
至乃十存一馬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
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
役乃止

臣若水通曰春秋重民力謹土功光武於兵革既息
之餘調役務從寛簡議修汴河亦以諫止則所以勞民
力傷民財者鮮矣其亦仁矣哉

建武二十七年五月詔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冦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臣若水通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伐罪弔民不得已而用之也無事而興兵則費國家之財戕生民之命可勝言哉若世祖罷邊息民之詔世之窮兵者可以鑑矣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臣若水通曰工役之興與食相為糜費者也明帝作壽陵惟令流水可謂省役以省大費者矣至於滹沱之役豈亦能推其類也乎

漢章帝建初三年四月罷治滹沱石臼河初顯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章帝以鄧訓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

省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臣若水通曰滹沱之役死者無算民甚苦之章帝用鄧訓之言罷其役更用驢輦多所全活前可以為戒後可以為法矣

章帝建初八年正月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曰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帝乃止

臣若水通曰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示人不可傷財以害民也夫財者軍國之所賴可謂有益矣章帝欲

興大役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果何益乎賴東平一言而止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漢殤帝延平元年六月己未太后詔減大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三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臣若水通曰大官典天子御膳者也導擇也導官掌

擇御米者也尚方掌作御刀劒諸器物內署掌內府衣服湯官丞主酒屬大官令臣謂延平一省冗官去靡費遂裁減數千萬郡國減過半則上下皆足而國家可保矣此為人君者之所當法也

安帝永初二年春正月御史中丞樊準以郡國連年水旱民多飢困上疏請令大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食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太后從之

三年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歲終享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

臣若水通曰侲善也善童子逐疫之人也災異荐臻陰陽不和之所致也永初二年三年減官役減長物去戲禁樂以寛水旱饑民之困可謂知重民力而不作無益矣抑不知陰陽不和水旱為災皆女主之應耳以鄧后之賢而不能歸政嗣君委任宰輔和人心順天道以消災異祈休祥何明於彼而昧於此耶

漢桓帝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京師蝗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令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並噬無厭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攘臂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和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臣若水通曰衣食之於人大矣人而無食雖父母之

至愛不能以保離散之子雖皇羲之純德不能以保愁怨之民豈不可畏也使桓帝能因劉陶之言不但不改錢而已必能止役禁奪則民殷財富而國可安矣惜乎其不足以語此

桓帝延熹六年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禄勲陳蕃上疏諌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輯四方離散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

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臣若水通曰遊獵禽荒也冗役也桓帝當三空兵亂之時乗農田種藝之候肆其遊獵而不知恤民欲國之不亂亡得乎書之以為人君侈費之戒

漢靈帝光和三年十二月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止帝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悦遂為之

臣若水通曰靈帝與文王之囿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矣文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靈帝免於民怨乎文王之囿以蕃草木鳥獸芻蕘雉兎者往焉靈帝之囿遊觀而已寧免以麋鹿而殺人乎楊賜之諫帝欲止役而卒為之者芝松二臣妄引古義以逢君之惡以殃民者也豈容於堯舜之世哉雖然崇侈縱奢而不恤民食者亦帝之心素蓄矣二臣特巧中其欲耳人怨天譴何所逃哉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二月詔問朝臣政之損益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也當今之急在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

臣若水通曰傅咸此書切中時弊矣夫官多則民擾役重則民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農民也而反冗

官冗役以病農如此而望天下之治可得乎咸寧五年十二月又議省州郡縣吏半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

臣若水通曰荀勗省吏省官省事清心之說善矣昔

者禹為司空兼任百揆一人而兼任四岳當時之事亦無不治正以能清心故也第惜朂知清心之説而不知聖賢精一執中為清心之道乃以蕭何清静當之由學之不講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嵇紹與齊王冏書曰唐虞茅茨夏禹卑宫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急耶

臣若水通曰唐虞夏禹當豐亨之盛而猶儉於用財而不敢侈晉之時何時也奸臣擅權兄弟相殘兵戈

四起天下民窮財盡極矣而罔猶營造不已糜財困民而不恤雖以稽紹之言而不知禁止此所以卒至敗也歟

晉愍帝建興元年三月漢主聰欲作鵰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先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

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與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

臣若水通曰同一財也散之於下則為兆民之命聚之於營作則供一人之欲而已一人之欲無窮兆民之命有限幾何而不怨以叛乎劉聰暴虐不足與圖存者其窮奢極欲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乎元達之言後之人君所當戒也

元帝太興四年張茂築靈均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曽夜

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臣若水通曰勞民築臺此冗役也冗役必有大費民之膏脂竭矣閻曾託武公以為諫權而不失正者也張茂聞言即止其庶幾能補過者乎

晉明帝大寧三年十二月凉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

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
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

晉穆帝永和元年燕參軍封裕上疏謂今官司猥多虛
費廪禄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

臣若水通曰冗兵冗官皆國家之大蠹也劉慶之諫
駿乃息兵封裕上疏虛禄沙汰冗費去而國用舒矣
亦曰有利哉

宋武帝大明二年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魏起太華

殿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説帝大起宮室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三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

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臣若水通曰魏文成一納高允之諫而所省役四萬人財費饋餉稱之為利不亦溥哉當是時南北瓜分一時之君興亡倏忽若槿華之開落獨拓跋氏享國久長葢其君頗知用賢納諫省費足國故耳況中華之大君而率由是道其國家永命寧有既邪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魏文成帝從冦謙之奏作靜輪宫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功費萬計經年不成

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為功差易帝不從

臣若水通曰魏文成作宫欲髙接天神功費萬計所謂矯誣上帝暴殄天物者矣太子之諫深切著明帝迷而不悟不知格天有道也民怨天咎勞民傷財其不為天神所厭者幾希矣

明帝泰和七年以故第為湘宫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

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適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臣若水通曰明帝侈事浮圖自以為出已財而不知民之妻子膏脂也自以為功德而不知其實府辜功也雖以虞愿之直言而不悟猶且怒之愚亦甚矣宋

祚之競難矣哉

齊高帝建元三年四月庚辰魏孝文帝臨虎圈詔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旣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

臣若水通曰書云珍禽奇獸不畜於國蓋以其無益而損財也人君為天地民物之主其道在於養民而俾萬物各遂其性也奈何捕虎以滋民害設圈以違物情使之食人之食哉魏主罷之其亦知務者矣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大司馬蕭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絶

臣若水通曰撥亂反正者必先去奢從儉然後民安國富而天下可得而保也梁武初立即下令以禁絶先朝之浮費庶乎知節用愛民矣然而不旋踵捨身傾國以奉浮屠而不恤民之窮書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可不鑒哉

梁武帝普通七年十一月時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

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中外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殭

暴自息矣不聽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人君不能去其欲則取民無制盜賊繁興征討日起財用愈窘則横征益煩民益去而為盜其不亡者鮮矣盜賊之起國用之煩雖守令者之奉行過暴亦由君心之欲有以使之耳魏帝正宜清源正本信辛雄之言下罪已之詔罷厚斂以省民擇守令以撫綏則猶可及止矣釋此不務卒使窮兵暴斂相持民怨變生雖

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冬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二以為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殽同綺繡露臺之産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傅

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耶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群故勉彊而為之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 闕 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 闕 急者徵求有可緩

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言富彊而圖遠大矣

臣若水通曰此賀琛告梁武帝之言也巨億者億億也傳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傅之羽翼也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

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屯軍屯也傳驛傳也
臣謂靡俗成於下而肇於上工役興於上而害於下
皆君之責也人君示民以朴則侈靡息而公私足矣
罷兵息民則用不費而財力紓矣琛之言誠救時之
急務也梁武不能用以自取滅亡無足怪矣有國家
者知二者之弊皆出於已則知所謹而裕民足國之
道不外是矣

格物通卷八十九